

树精

现代聊斋系列三部曲之一

Shujing

马至中原 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树精

现代聊斋系列三部曲之一

Shujing

马至中原 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树精 / 马至中原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4.10

ISBN 978-7-5034-5310-6

I. ①树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08973号

责任编辑: 薛媛媛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www.wenshipress.com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7.75 字数: 328千字

版 次: 2014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39.00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- 第一回 山林野外失魂魄 青云庵里梦惊魂 /1
第二回 长椅座下思异事 古树旁边望奇人 /3
第三回 憨直善良人称颂 萍水相逢遇知音 /6
第四回 青云庵外听磬声 闺阁屋内闻琴音 /8
第五回 南山遗梦犹未醒 北山赴约花正红 /10
第六回 泪眼涟涟诉原曲 两情依依定终身 /14
第七回 乾坤颠倒妖试法 命悬一线难生还 /17
第八回 得遇仙道回家转 拜堂成亲喜事添 /19
第九回 妖魔嗜血乾坤暗 东窗事发起祸端 /23
第十回 身陷囹圄心不改 强敌欺辱肉凡胎 /26
第十一回 魂飞魄散全家乱 幸得丹药保平安 /29
第十二回 精诚所至决意去 金石为开返阳来 /31
第十三回 金榜题名福禄至 钦差宣旨喜临门 /34
第十四回 胡州赴任路迢迢 汨罗江心恶昭昭 /36
第十五回 祸不单行遭天谴 命不该绝落尘寰 /39
第十六回 南下寻夫多艰险 魂游冥界救神仙 /41
第十七回 心犯猜疑问小哥 瞠目结舌见知府 /46
第十八回 李代桃僵鱼得水 虎落平阳遭犬欺 /49
第十九回 言语对峙风牛马 满城尽带黄金甲 /52
第二十回 身陷死牢命难保 渔翁江岸好垂钓 /55
第二十一回 宝剑耀耀势得开 处士夸夸献计来 /58
第二十二回 飞马进山入楞严 轿帘轻启见红颜 /62
第二十三回 冷月琴音绕残梦 提心吊胆见世缘 /66

第二十四回	三番发难为哪般	几度戏弄弦外弦 /68
第二十五回	万种柔情难抵御	一切皆由因缘起 /70
第二十六回	警世忠言句句真	耳边吹风惊杀人 /73
第二十七回	巡抚虎威出难题	事关成败此一举 /77
第二十八回	把酒各怀心腹事	开眼龙渊光耀眼 /80
第二十九回	大军进抵胡州城	圣旨不来难进攻 /82
第三十回	野心勃勃屯粮草	一息奄奄誓不从 /83
第三十一回	深井罹难恨无常	小妖救主跃平阳 /88
第三十二回	领命下山探仙姑	巧施法术辨凡夫 /90
第三十三回	掌骨之中贼画押	驱车出城欲还家 /92
第三十四回	不见亲人实不该	出离火坑入苦海 /94
第三十五回	榆槐出手皆相劝	痴心不改也枉然 /97
第三十六回	肉眼凡胎得书信	分道扬镳不往来 /99
第三十七回	巡抚班师回大营	知府统兵上清风 /103
第三十八回	偷营劫寨有提防	宝剑初次试锋芒 /105
第三十九回	一打清风损兵将	管家赎罪献妙方 /108
第四十回	二打清风不用忙	残兵败将自来降 /110
第四十一回	火烧山寨得胜归	销声匿迹贼首飞 /111
第四十二回	打蛇不死留遗恨	龙渊宝剑始离身 /113
第四十三回	民怨声声讨公道	一浪皆比一浪高 /115
第四十四回	螳螂捕蝉黄雀忙	孰是孰非怎思量 /119
第四十五回	火中取栗刚刚好	聚仙楼里乳猪香 /121
第四十六回	小校跪请搬救兵	书房拟事九分成 /124
第四十七回	釜底抽薪招招狠	咫尺之遥上青云 /126
第四十八回	金镶玉色尘心去	吓杀翡翠太湖美 /128
第四十九回	平白遭打忍为上	坐享其成是正当 /131
第五十回	金兰情义荡无存	寒风雪夜不归人 /133
第五十一回	客栈巧遇贵妇人	救命赠衣送金银 /135
第五十二回	相知何必曾相识	冬雷震震夏雨雪 /137
第五十三回	人生出处为哪般	不过老小保平安 /139
第五十四回	久别夫妻甜如蜜	以人当马做儿戏 /141
第五十五回	峰回路转又兴旺	欢天喜地娶偏房 /143
第五十六回	老者饮泣捋仕途	幼主愤然赴南胡 /146

第五十七回	欧阳受命掌管家	小妖传信去赏花 /149
第五十八回	本来南下为救孤	鬼使神差见了无 /151
第五十九回	心烦意乱困禅房	不知不觉魔已降 /154
第六十回	钦差飞马下圣旨	贼首杀人负案归 /157
第六十一回	煮豆燃萁两相煎	欲擒故举害金兰 /159
第六十二回	惨遭灭口实可叹	雏燕出笼重见天 /161
第六十三回	上师解密说禅道	万事万物由心造 /164
第六十四回	姻缘了尽来剃度	救得孤女见祖父 /168
第六十五回	作恶多端必被诛	兵来将挡巧应付 /170
第六十六回	无心仕途埋祸根	幼女有幸拜干亲 /172
第六十七回	刀光剑影灵光现	报应不迟亦不晚 /174
第六十八回	煞费苦心点水痘	钦差屋内探根由 /177
第六十九回	功亏一篑事败露	大难临头祸不休 /180
第七十回	应邀离家赴北山	欲罢不忍情难断 /183
第七十一回	频频把盏装醉酒	察言观色看事端 /186
第七十二回	主仆协力逃下山	祸不单行人牢关 /188
第七十三回	尝遍人间万般苦	无憾终生与千古 /191
第七十四回	黑风卷起恶煞来	不问青红与皂白 /193
第七十五回	冲天怒火毁梵宫	舍身取义救众生 /196
第七十六回	苦命夫妻出牢狱	恩重如山施大礼 /199
第七十七回	持斧上山操旧业	夫妻合力奉毫耄 /201
第七十八回	青云庵里魂魄飞	市井街前遇逆贼 /204
第七十九回	冒雨撑伞迎夫归	跌落悬崖摔断腿 /207
第八十回	惶惶一如丧家犬	命运不济休怪天 /209
第八十一回	临危不惧救儿媳	可怜老姬命归西 /211
第八十二回	死而复生见道童	扶尸痛哭恨从生 /213
第八十三回	感悟红尘大梦醒	喝风嗜血变妖精 /216
第八十四回	沧海桑田红颜老	龙渊宝剑重现光 /218
第八十五回	侥幸逃生多悲惨	眨眼贵妇成逃犯 /221
第八十六回	八面威风一品侯	一个土丘万事休 /225
第八十七回	兵分两路探真凶	栖身楞严拜老僧 /228
第八十八回	兴风作浪不悔改	地狱之火自燃来 /231
第八十九回	神通广大说禅机	苦口婆心劝皈依 /234

第九十回	将军府邸拜侍郎	楞严寺中剑放光 /237
第九十一回	琴音缭绕心不净	大仇已报隐身形 /240
第九十二回	菩提无树亦无果	一个情字难逃过 /244
第九十三回	白发老姬解疑惑	人海茫茫皆过客 /248
第九十四回	龙渊重返主人身	凡心不了情与恨 /251
第九十五回	银汉迢迢待七夕	今生无缘来生聚 /254
第九十六回	心中疑惑皆道破	九品莲台老母坐 /256
第九十七回	神剑嗜血化飞虹	邪恶魂灵影无踪 /260
第九十八回	野庵罹难复生还	人妖莫辨续前缘 /264
第九十九回	殊途同归回家转	迷途知返魔亦仙 /267
第一百回	魂归故里世堪奇	何处而来何处去 /271

尾 声 /275

第一回

山林野外失魂魄 青云庵里梦惊魂

这是个漆黑无比的夜晚，雷电交加，狂风大作，疾风和暴雨使得密林之中的树叶沙沙作响，兼能看到狼虫虎豹不时地出没，怪叫、狂嚎之声，更是令人肝胆俱裂，毛骨悚然。

然而，耿冬生要找的人或许就在这片林子里。为了找到她，为了能最后见她一面，耿冬生整整耗费了数十载的日月轮回，尝遍了人间无数的寒风苦雨。而如今总算有了点眉目，或许她就在里面，这也是他唯一的机会，如果不是那把神剑指引，或许结局会更加悲惨！无论如何，他也要进去一探究竟。

可是就在不久前，他听说过，这片林子里时常有妖魔出现。因此，他未免又有些胆怯，可又无可奈何，无论怎样他也得进去，哪怕真的被妖魔一口吞下，他也在所不惜。

于是，耿冬生咬了咬牙，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和汗水，挑起挑担，跌跌撞撞地闯了进去。忽地一道闪电划过，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座破败不堪的小庙。他定了定神儿，停下脚步，仔细观瞧，正是他要找的那座青云庵。

他又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，也顾不了许多了，挑着挑担，迈开脚步，蹒跚到了破庙大门前。伸手使劲儿一推，耳听“嘎吱”一声，将破门推开了。他抬眼观望，见里面早已破败不堪，荒草丛生、瓦砾遍地。

他也不多想，抬腿试探着走了进去。可刚走几步，一只野猫从脚下窜出，把他吓了一跳。又赶紧走了几步，一把推开了正殿的破门，一头撞了进去。

不承想里面灯火辉映，早有五六个做小买卖或打短工的赶路人，已经在这里烤火避雨了。

耿冬生脸上堆起笑容，赶忙哈腰向众人分别点了点头，算是打了招呼。然后进到里面，找了块干净的空地，放下挑担，脱下身上湿透的衣服，也来到火堆旁，挤了个空位，想烤烤火。可刚要坐下来，突然一道闪电在破窗户外面划过，继而一声惊雷也骤然炸响。

就在这时，破门突然打开，一个人跌跌撞撞地闯进来。这个人显然是受到了极度惊吓，脸已经变了形，大张着的嘴里只迸出两个字：“妖……妖！”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！

耿冬生拿着衣服，弓着身子，同众人一样，全都愣在那里，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。

紧接着又是一声霹雳，半空中猛然跳出一男一女两个妖怪。但见那男妖一身黑袍，红发碧眼、青面獠牙，手里举着一把铁锤；而那女妖却是一身白袍，绿发青眼、紫面獠牙，手里拎着一把铁勺。所有人都吓呆了，大气不敢出，僵在原处一动不动。

但见这两个妖怪，直冲着众人发出一阵刺耳的嚎叫之后，飘然落地。那男妖当即伸出一只手，将一个僵直在地的人提了起来，二话没说，照准其后脑一锤砸下，顿时血光迸溅！

耿冬生“啊呀”一声惊叫，便从噩梦中睁开了双眼。此时，天已经大亮了，一缕朝霞透过窗帘的缝隙，直射进屋来。耿冬生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，趿拉上拖鞋，踉踉跄跄地来到卫生间。一把拧开水龙头，使劲儿用冷水冲了几把脸。这才直起腰来，对着镜子细细端详着自己已是老态龙钟的脸，似乎这才从那可怕的梦境中清醒过来。

他一边擦着脸，一边来到客厅。从热水器里接了一杯热水，放在茶几上，刚一坐进沙发里，手还没来得及端那杯水。恰好就看见了对面墙上挂着的，已经过世整整三年的老伴儿的遗像。那遗像上老太太的容貌，面带微笑，颇为富态慈祥，又有一种高贵而不可攀的气质。他一拍脑门儿，哎哟一声！心想：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！

他想起来了：今天恰好是老伴儿去世后的第三个年头儿，也就是在今天，他要去见一个人，一个非常奇怪的女人。确切地说，她也应该是位风烛残年的老妇人了。

于是，耿冬生站起身来，二番又来到卫生间，对着镜子仔细梳理了几下自己稀薄的白发，又往皱纹堆积的脸上抹了些许护肤品。这才来到卧室，很细心地打理好出行的装束，然后晃动着老迈而干瘪的身躯，走下楼来。

外面的世界，风清草绿，朝晖洒满。

他停下脚步，使劲儿呼吸了一下清新的空气，这才抬起头，望了望东方天际里那轮硕大的红日。迟疑了一会儿，便迈开脚步，摇摇晃晃地朝市中心的森林公园走去。

第二回

长椅座下思异事 古树旁边望奇人

耿冬生一路蹒跚着来到公园，他径直走到两棵著名的参天古树下。抬头望着苍凉而斑驳的树干，注目许久，才在树下的一把长椅上坐下来。

耿冬生之所以来到这里，正是因为，此地便是他与那位奇怪的女人约好了三年后相见的地方。

就在那位奇怪的女人还没有出现的当口儿，耿冬生集中精力，把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下简单的梳理。自己的一生，倒也平淡无奇，只是有两件事颇有些蹊跷：一是自己从小到大，再到老，经常做噩梦，稀奇古怪，乱七八糟。但梦中的场景、人物，似乎特别熟悉，好像亲身经历过的一样。二是遇上了他要等的这位奇怪的女人！他与她一共遇到过四次，而且每次相隔恰好十年！

第一次是他二十八岁结婚的那一年。那一天，简单的婚礼结束之后，已是深夜了，他送走几个亲朋好友，正要转身进屋，那女人便突然出现在眼前。

由于天黑看不清穿着，他只闻到了一股奇异的清香，借着窗户里射出的光亮，他看清了她那张极其清秀而俊美的脸，一双乌黑的大眼睛里噙着泪水，似乎忍受着极度的痛苦和悲伤。

他正要发问，那女人便向耿冬生走近，略一屈膝，像古代女子行礼一样，轻声说了句：“我来晚了，这也许是天意！”说完，泪光一闪，那女人便消失了。

第二次是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，妻子上夜班，六岁的儿子突发高烧。耿冬生慌忙抱起儿子就往医院跑，可刚跑几步，一辆大轿车嘎地停在他面前，司机打开门招呼他上车，耿冬生便上了车。车开得很快，几乎眨眼就到了医院。他把儿子抱下车，回头再看那司机，他不禁吃了一惊！他又见到了那张清秀而俊美的脸，可还没等他说什么，汽车便眨眼消失了。

第三次是他四十八岁生日这一天。这一天，耿冬生多喝了几杯，想透透风，便独自偷偷离席，一个人来到阳台上。他望着头顶上一轮明月，出了一会儿神。突然一阵微风袭过，他又闻到了那股奇异的芳香。

他抬眼朝四下里搜寻，果然发现那女人就站在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，还不时地朝自己张望，一身黑色装束尤显神秘。耿冬生不由分说，快步下楼，一路小跑来到街上。抬眼看时，那女人的身影很快便闪进遛弯儿或散步的人流之中。

耿冬生暗下决心，这一次，说什么也不能让她再次走掉！他倒要问个明白。于是他紧追过去，前面的黑影一闪便进了公园。耿冬生也紧追不舍，一直追到这两棵参天古树下。那女人停下脚步，也不回头，背冲着耿冬生，凝望着面前那两棵参天古树，那神情愈发显得哀婉而神秘。

耿冬生轻轻抬腿，慢慢向她走近，并探身借着月光从侧面端详她的面容，尽管是侧面，也能看出她明显苍老了，神态也更显悲伤。可还没说什么话，她就又消失了！

第四次是他退休的那一年。那一天，他从岗位上退下来，心情不免有些沉重，走路时没留神，被迎面而来的一辆大卡车撞飞了出去，这时她来了，并伸手把躺在地上的耿冬生拉起来。那个司机也惊慌失措地从车上下来，那女人便冲司机摆了摆手，轻轻说道：“没事了，你走吧！”

司机愣了好半天，才开车离去。那女人拉着耿冬生径直来到公园里那两棵古树下。本来他以为这下要命丧黄泉了，可经那女人一拉一拽，竟什么事儿都没有了，简直不可思议。

那女人一言不发，只是背对着耿冬生不住地垂泪。岁月已将她乌黑的长发完全变白了，脸上皱纹交错，神色黯然，已然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妇人了，但唯一不变的是那股奇异的芳香。

耿冬生望着她，不禁从心底涌起一缕哀伤和怜悯，脸上不免也落下几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的泪水来。他颤巍巍地试探着问：“你到底是谁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那老妇人抹了一把苍凉的泪水，摇了摇头说道：“再等十年吧！等你老伴儿去世后的第三个年头，如果我们俩都还活着的话，就在此处相见，到那时我把一切全都告诉你！”说完一阵风起，她又消失了！

多么奇怪的女人哪！耿冬生边想边等，太阳也逐渐向西移去。可那老妇人依然没有出现！难道她真的已经不在人世了？说实话，要不是他与这神秘的老妇人约好了相见，早在三年前他就随老伴儿去了。

就在老伴儿去世之前，还曾给他留过一句话：“等我过世了，你不妨就去庙里皈依吧！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，省得你孤独。”

“拉倒吧！要是那样，我还不如跟你一块儿去了，倒还干净。”耿冬生说道。

这本来是老夫老妻间的一句玩笑话，可老伴儿的离世，的确使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，再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。除了无休止的孤独，还是孤独，倒不如早早去了了事。他这样想着，苍老的脸上竟流溢出一丝滑稽的微笑。

此时，夕阳已经红遍了西天。他长叹一声，正要起身，忽然一阵微风刮过，继而一股奇异的清香扑面而来。他下意识地又坐回到长椅上，还没来得及抬头，

就听一个苍凉颤抖的声音说道：“久违了！”

耿冬生不及搭话，赶忙抬眼望去，就见夕阳的余晖里，霍然出现了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妇人。他赶忙又站起身来，迎着老妇人走了几步，嘴里也答了句：“久违了！”

耿冬生伸手牵住那老妇人的手，将老妇人一直扶到长椅上，两位古稀老人终于坐到了一起。微风轻轻吹拂着他们各自的白发，就像两丛跳动的火焰，在夕阳的余晖中，愈发显得无比热烈与辉煌。

“谢天谢地，幸好我们俩还都活着！”那老妇人言道。

“是的是的，我们俩都还活着！”耿冬生说道。

“你叫冬生，是冬天的冬对吧！”喘了口气之后，那老妇人接着说道。

“是的是的！这是我的小名，你怎么知道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倒是快说说！”耿冬生即惊讶又着急地催促道。

“别急，容我慢慢给你讲，实不相瞒，我叫柳玉翠，是柳树的柳——”

“等等！”

老妇人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耿冬生打断了。

耿冬生一听她说“柳玉翠”这个名字，心头一惊，赶忙抢先说道：“让我想想……对了！柳玉翠这个名字，我经常梦见，这究竟是咋回事？”

那老妇人不慌不忙地拢了拢白发，抬眼看了看耿冬生，叹了口气，没有直接回答，干瘪的眼角上泪光一闪，然后抓起耿冬生的手，慢慢地站起身来说道：“走吧！你也该走了！”

耿冬生愈发感到惊讶，在站起身的同时，疑惑地问了一句：“我们要去哪儿？”

“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！”老妇人言道。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耿冬生不无吃惊地问道。

老妇人冷笑了两声，并不答话。一手牵着耿冬生，一手朝前，凭空一画。耳听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眼前顿时狂风大作，地动山摇，树倒屋塌，斗转星移。耿冬生不禁大叫一声，一阵眩晕，直惊得目瞪口呆。

不久，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。然而，耿冬生却惊奇地发现，眼前的一切全都变了，公园早已不翼而飞，游人眨眼不见了踪迹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但见山峦起伏、丛林如黛，阳光柔柔亮亮，微风习习吹来，满地绿草成茵，点点繁花似锦。虫飞蝶舞，鸟兽齐鸣，好一片如诗如画、如梦如幻的翠绿山林。

耿冬生望着眼前的一切，颇有点目不暇接、流连忘返，不禁大为震惊，却又心驰神往。心中暗想：这里自己分明来过，莫非又是在做梦？他正要开口，身旁的柳玉翠使劲儿一拉他，说了句：“走吧！你到家了！”

耿冬生点点头，二位老人抬腿走入了山林。不久，他们的身影便消失在了绿草与花丛之中。

第三回 | 憨直善良人称颂 萍水相逢遇知音

一轮红日冉冉升起，翠绿的山林披上了霞装，地上溪水潺潺，彩蝶纷飞，鸟兽齐鸣。

就在这片山林边儿上，依山傍水，坐落着一个小村庄。村西头住着一户耿姓人家，只有母子二人相依为命。因这儿子乃是冬天所生，故而母亲为他取名冬生。这孩子天生容貌不俗，秉性耿直善良，却又极为孝顺。而母亲虽然眼瞎了，却又乐善好施。因此，母子二人在庄里极受尊敬和爱戴。

是日，母子二人匆匆用过茶饭。那瞎眼的母亲便手拄拐杖倚门而坐，儿子冬生在院子里收拾柴担，准备进山砍柴。

老太太听了听冬生的动静，启口言道：“我的儿，且须再砍上些时日，待为娘给你攒足了银两，你就可去那教馆读书去了。”

冬生看了看母亲，言道：“娘且不必如此，孩儿我边砍柴边自己读书，这样也蛮好，省下银两也好给娘亲买药治眼睛。再者说，这几年收成不好，庄上的人多来讨饭，您老还要周济穷人不是？”

“是呀是呀！不过，要想成就一番事业，光靠自己读书是不行的，除了勤奋还必须要有名师指点，那样才能明大理、辨是非。”老太太言道。

“娘就放心吧！你不是常说咱祖上本就是书香门第，且多是无师自通的吗？”冬生言道。

“是呀是呀！只可惜到了你父亲这辈，咱们家境就败落了。唉！不提了，你且上山去吧！不可贪多负重，千万早去早回。”老太太嘱咐道。

“是！孩儿记下了，娘就放心吧！”

冬生说着，扛起扁担，掖好斧头，便出门而去。

冬生走后不久，随即便进来三五个男女街坊，有的帮助干些粗活儿，有的专程来给冬生提亲，等等。诸如此类，暂且不提。

且说冬生，进得山来，还未及砍得一根山柴，竟劈头盖脸地下起雨来。

冬生无奈，只得丢下斧头，跑到一棵大树下，把怀里的书籍掖好，以防被

雨水打湿。

这雨下得异常凶猛，闪电惊雷遥相呼应。冬生颇感奇怪，刚才还是晴空万里，怎么突然就下起雨来了？斗笠、蓑衣一件也没带，这便如何是好？

他左顾右盼，却是无奈，只好屈身树下，长吁短叹，心中暗道：自己淋点雨倒也没什么要紧，若这雨要是下个不停，家里的老母何尝不为自己担心？若柴要是卖不掉，换不得米面，老母挨饿受苦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左思右想，竟然急得落下泪来。

恰在此时，冬生忽然闻到了一股从来也没闻过的奇异清香，眼见一位青衣女子飘飘然朝自己走来。但见她头上戴着一顶宽边飞檐的小斗笠，手里还撑着一把竹股桐油的大雨伞，脚步轻盈，身若拂柳，眨眼便来到冬生近前，落落大方地冲冬生施了一礼。微笑言道：“你就是山下庄上砍柴的冬生哥哥吧？小女子这厢有礼了！”

冬生不及搭话，抬头细看那女子模样，见她生得十分窈窕俊俏，一双轻描淡写的柳叶眉，一对含情脉脉的杏核眼。肤如膏脂，发似墨染，落落大方，不卑不亢，还颇有几分熟悉。

冬生心中好不诧异，这山野密林之中，又是大雨淋漓，哪里来的柔弱女子？不及细想，慌忙起手还礼，言道：“敢问姑娘，你我萍水相逢，又何曾认得？这大雨天的，你又从何而来？”

那女子见问，掩面笑了笑，低声言道：“你是远近闻名的孝顺公子，又勤劳又善良，谁人不知？哪个不晓？至于我嘛……”那小女子顿了顿，这才言道，“小女子就住在这林子里，陋室也离此不远，眼看这雨一时也停不了，耿公子不妨随我前去暂避一时如何？”说完不等冬生搭话，随即将手里的大雨伞递给冬生。

冬生见她如此，摆了摆手，言道：“不可不可，我乃一村野之人，淋点雨不妨事的！倒是姑娘身体要紧，还是速速离去的好！”

那女子听他如此一说，心中暗喜，想不到他倒关心起我来了。遂启口劝道：“公子不必推辞，小女子也是贫苦出身，父母早亡，故隐此山林，寄身在青云庵中。因不曾落发，众女尼便在庵外另起了一处房舍，让小女子暂且安身，公子但去无妨。”说完将大雨伞硬递给冬生，自己则转过身去，头前引路。

冬生无奈，一来自己打小就在这林子里砍柴，却从没听说有个什么青云庵，也想去看一看虚实。二来他与这女子虽是萍水相逢，却有种似曾相识之感，又听她说也是贫苦人家，父母早亡，却从没在庄上听说过，也想去探个究竟，且就只好举着雨伞，抬腿便跟在了那女子身后。

第四回 | 青云庵外听磬声 闺阁屋内闻琴音

二人一前一后，冒雨前行。不多时，冬生果然看见一处小庙，青砖绿瓦，气宇轩昂，却又小巧别致，干净整洁。但见庵门半掩，里面钟磬声鸣，显然是女尼们在打坐念经。在那高高的庙门之上，一块黑底青字的匾额上书写着“青云庵”三个字。

冬生颇感纳罕，尽管自己从未听说过林子里有个青云庵，可自己已然亲眼所见，也就丢弃了心中的猜疑，转而不住地点头。他望着那块匾额，听着诵经之声，不禁若有所思，竟忘记了身旁的小女子。

那小女子上前使劲儿一拉他，道了声：“发什么呆呀？快些走吧！眼看雨越下越大了！”

冬生这才点点头，转身，迈开了脚步。

二人一前一后，绕过青云庵，又走不多时，果然又见两棵大树之下，坐落着一处房舍，亦是小巧别致、青砖绿瓦。那女子用手一指，回头言道：“此处便是小女子的陋室，公子快请！”

二人快步进了屋，冬生收了雨伞，递与那女子。遂抬头略一打量，但见堂中桌明几净，琴棋书画应有尽有，倒是那股清香使他格外留意。

那女子也收了斗笠，取过一盆炭火，安置在冬生面前。这才笑着言道：“公子且先坐下烤烤火，待小女子前去收拾一些茶点来。”说完进里屋去了。

冬生挨近火盆，略微烤了烤手。本来打着大雨伞，身上并没淋着多少雨，只一会儿也就烤干了，身上也暖和了。他随即站起身来，借着满屋的香气，一件件欣赏着各色精美的家具陈设，皆是上等木质，典雅奢华。清贫之家，没见过多少世面，倒是母亲从小便教他读书认字、晓义明理，故而也不致过分尴尬。

他转来转去，便将目光落在了正面墙上挂着的一大幅山水画两边的对联上，赶忙山前，细细一看。但见，写的乃是：“清闲尤是花做伴，孤独怎肯忘修行。”

冬生暗想：从字面上看倒也没什么，一个弱小女子，父母双亡，寄身在青云庵中，也算是半个修行之人，孤独寂寞也是在所难免。可冬生觉得这字里行间还有些别的什么意思，似乎不那么简单。

正自犹豫间，那女子便行将出来。手里端着一个托盘，托盘上是两盏香茶

和一碟糕点。见她一样一样摆放在几案之上，这才抬头冲冬生启口言道：“公子快请用些！也好暖和暖和。”

冬生这才回到几案旁坐下，双手接过小女子递过的茶盏。再看那小女子，已然换了一身装束：见是粉红的薄纱底裙，外罩月白缎子小袄，肤若膏脂，眼似秋水，身上虽没有一件金银饰品，却更显妩媚动人。

那冬生一时看得有些发呆，早忘记了手中的茶盏。

那小女子见他如此，更是羞羞答答，低下头去，两腮飞红，并斗胆用手碰了一下冬生，启口言道：“公子小心手中的茶盏，天冷又淋了雨，快请用些！”说完，又低下头去。

冬生这才回过神儿来，慌忙喝了一口茶，也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，半天，启口问道：“敢问姑娘怎么称呼？”

小女子闻听，挨着他坐下，言道：“小女子俗家姓柳，诨名玉翠。”

冬生闻听，点了点头，二人一边品茶一边又说了些各自的身世，读的什么书，等等，诸如此类。彼此甚是投机，本来也该有此一缘，不多一会儿，二人已是非同陌路了。

说话间，玉翠又端出几样小菜和一壶清酒。冬生起初推辞，本来清贫之家，没沾过酒腥，况且家中还有老母，又恐耽误了砍柴，可又架不住玉翠再三劝让。

于是，半推半就，便开始了交杯换盏，甚是情浓意切。只几杯酒下肚，那冬生已是昏昏然了。至于凭空掉下个天仙一般的女子，以及从来也没见过的庙宇房舍等等，哪还顾得了多想？

玉翠见冬生已然上道儿，便也不再劝酒，随即站起身来，净手焚香，坐在一把瑶琴旁，轻疏玉指，启动朱唇。那冬生仿佛进入梦境一般，听她唱道：

风萧萧雨绵绵，勤修苦练叹成仙，怎得一颗女儿心哟，清灯冷月独相伴！
独相伴，谁人怜！

山高高路漫漫，纵把人间美景羡！怎奈山高路途远哟，空把情垂意悬悬！
意悬悬，泪不干！

情切切泪涟涟，凭是一对如姻缘，怎奈人仙相隔断哟，终日里长恨夜难眠！
夜难眠，到何年？

一曲唱罢，那冬生已是如醉如痴，玉翠也是泪光点点。怎一种无法言表的温暖甜美意境！恍然间，似有无数花瓣徐徐落下，使二人顿时沐浴在了柔光花雨之中。

玉翠轻抬手臂，凭空一点。但见香风旋起，里屋的粉纱帐幔自然打开，那冬生朦朦胧胧中飘将起来，飘了进去。又是一阵香风旋起，玉翠身上的薄纱外衣飘然落地，人也飞入了帐中。烛光熄灭，门窗自掩。只有窗外山林里的风雨

依旧，但那缕缕雨丝，却像青纱般飘来荡去，引得无数花草树木如歌似舞。

第五回 | 南山遗梦犹未醒 北山赴约花正红

雨过天晴，风清日朗。一轮硕大的红日终于爬上了清亮亮的天空，与昨日那场风雨搏斗了一夜的花草树木们，竞相挺直了身子，尽情地展示着各自的风姿。

冬生伸了伸懒腰，又揉了揉双眼，这才使劲儿将眼睁开。他吃惊地发现，自己竟然睡在两棵大树底下。不仅身上一点雨也没淋着，还竟然温暖如初，且又奇香四溢。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昨晚的一切仍历历在目，绝不像是做梦。可那玉翠和房舍又哪儿去了？莫不是自己遇上鬼了不成？

他越想越害怕，随即慌忙起身，抬腿便跑。不料被脚下什么东西一绊，差点儿跌倒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两捆山柴！尽管他满心的疑惑和惊恐，可一见这两捆山柴，还有自己的扁担、斧头等，疑惑和恐惧之心也便荡然无存了。

他摇了摇头，心里暗道：管他如何？且先担了这山柴，到城里卖了再说，恐怕家里的老母早等不及了。

于是，他也顾不得许多，弯腰挑起柴担，急急地下山，一路朝城里而去。

且说这柳玉翠，本非人类，乃是千年修行得道的柳树精。因她不堪忍受修行的孤独寂寞，贪恋人间繁华美景，早把憨直善良的冬生公子恋在心上。然却久恨无缘，适逢昨日那场大雨，成全了她的心愿。本想天亮时再将原委全都告诉耿冬生，不料事情有变，只好不辞而别。

原来天还不亮，玉翠便早早起身，来到院中，遥望山林，微微一笑，用手朝林中轻轻一点，两捆山柴已然飞落到脚下。她刚要转身进屋，一个小树精突然从土里冒了出来，见了玉翠，向前一蹦，拱手施礼，言道：“仙姑留步！”

玉翠闻听，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。

小树精冲她一笑，启口言道：“适才北山的杨道长差人来请仙姑，我见时辰尚早，不忍打搅，便替仙姑回了，说你一会儿便到。”

玉翠闻听，心头一颤。心中暗想：莫非我与冬生公子之事，让那北山的杨道兄知道了？没这么快吧？”

这位北山的杨道兄也非人类，乃是修行得道的杨树精。这杨树精与柳玉翠